

# 文学是一座桥

祝 勇

2023年10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匈牙利、意大利、德国，并参加法兰克福书展。我虽长期写作，出版作品也不算少，但我与外国翻译家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有朋友对我说：“你出了这么多写故宫的书，特别应该翻译成外文，让外国人也了解故宫，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实我知道许多外国人是渴望了解这些的，我曾不止一次地带着外国朋友参观故宫，向他们介绍故宫，还把我的书送给他们，他们一面翻看着，赞美书的装帧精美，一面又面带遗憾地说，可惜不懂中文。我曾有一本关于故宫的书被译为阿拉伯文，我想在遥远的阿拉伯世界，有谁会会对中国的故宫感兴趣呢？没想到沙特的这家出版社请来黎巴嫩国家博物馆馆长翻译，责任编辑也是一位作家，以保证译本的学术性和文学性，可见这家出版社对这本书的珍视。2023年9月，出版社邀请我去沙特利雅得国际书展与读者见面，我已经办好了签证，却因故没有成行。我听说这本书在利雅得国际书展现场就卖掉了800多本，这在人口只有3000万的沙特算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但我的外国译本确乎太少，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机缘，另一方面则缘于我对翻译这事比较较真，心想即使翻译成外文，在外国又会有多少读者呢？此次欧洲三国之行，让我有幸结识了好多位热衷于中国文学的汉学家、翻译家，还有许多痴迷中国文化、文学的读者和学生，让我深受触动。

飞机落地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是一个清晨，美丽的布达佩斯仿佛一个梦境中的城市，还没有完全醒来，带着梦境中的慵懒。空气清新，混合着淡淡的花香，水鸟在河流上拍打翅膀，有如空谷里的回声。我们在城市的交通高峰到来之前抵达了位于市中心的埃克布达佩斯中心酒店，各自洗漱、小憩之后，出发拜会匈牙利作家协会。

匈牙利作家协会所在地的马路对过就是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使馆楼上飘扬着五星红旗，让我感觉自己飞越了半个地球，却并没有走远。匈牙利作协这座古色古香的三层小楼我曾经来过，小楼内部盘旋的楼梯、欧洲老电影里常见的那种狭窄的小电梯让我印象深刻。作家协会在三楼，参加会见的有匈牙利作家协会主席和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等，翻译是我曾经的同事、此时旅居匈牙利的李震先生。

我们坐在长桌边，喝着咖啡，品尝着匈牙利风格的小甜点，所有的话题都聚焦于文学。我们不远万里，就是来谈文学，这让我觉得有些恍惚，有些离奇。有谁会跑这么远的路，就为了谈文学呢？但这样的“奇事”，正发生在我们身上。文化背景相异，语言完全不通，彼此之间却毫无陌生感。那个中午，我们有说不完的话，一直谈到下午，我们不得不起身，去赴大使馆之约。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意大利。几日后我们去罗马，访问意大利作家联合会，耄耋之年的意大利作家联合会主席纳塔莱·罗西热情相迎。那一天参加会见的意大利作家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我们的话题，也塞满了一屋子，够我们所有人消化。

第二天，还是在这间屋子，纳塔莱·罗西先生为我们几位中国作家请来了多位意大利出版人，他们是来自意大利各地赶来的，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为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就是为了交流文学。参加交流的中国作



家、评论家李敬泽博览群书，对外国文学了如指掌，对意大利作家更加数家珍，而我只读过卡尔维诺等少数意大利作家的作品。他们相谈甚欢的时候，我以为不熟悉意大利文学的自己在在这间屋子里已成“异类”，但是当我说到我的写作以故宫为主，所有人都有了共鸣，因为我们之间有一座桥梁，就是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他导演的电影《末代皇帝》不仅在中国影响极大，在意大利也几乎是尽人皆知。因此一提到故宫（紫禁城），他们都感到非常亲切，非常神往（在座没有一位到过故宫）。当然我们还谈到了几位共同的“熟老人”，就是马可·波罗、利玛窦和郎士宁，他们全都来自意大利，全都与紫禁城有关，也全都与我的写作有关，我曾写过一本《远路去中国》，讲的就是与紫禁城休戚相关的几位外国人，上述几位都是书中的主角。这让我切身地感受到，文学真是伟大，不论相距多么遥远，心灵都会因它而相通；文学又是多么纯粹，无论多么陌生的人，都会因它而敞开心扉。

更令人难忘的是在大学的交流。在罗马大学的马可·波罗大楼，面对那些金发碧眼的意大利学生，我们4个中国作家“四手联弹”，做了“重新讲述古老故事”的讲座。现场原本由罗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魏怡作翻译，但意大利学生准备挑战一下他们的中文听力，一致决定不用翻译，这样就时间效率提高了一倍。罗马大学东方语言系教授伯艾丽主持座谈会，她问我对罗马的印象如何，我讲到在罗马，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角斗场这些古罗马时代的建筑。2000多年前的古建筑，至今仍巍然屹立。而在中国，2000多年前的建筑很少。表面上，这是因为中国建筑多为木构、西方建筑多为石筑，所以中国建筑不像西方建筑那样坚固。但实际上，中国人一样追求永恒，只不过追求永恒的方式并不依赖原材料的坚固。在中国人眼中，万事万物皆有生有灭。灭与生，就像夜与昼一样，是宇宙之常理。因此中国的书画里，有许多是以枯树为主题（以北宋苏轼《枯木怪石图》为代表），枯树不是代表死亡，而是意味着重生。纸绢上的书画可以腐烂、消失，摹拓技术却让它重生——让消失的绘画和文字出现在另一张纸上，以摹本或者拓本的形式继续存在，等这卷摹本或者拓本行将朽灭，又会创造出新的摹本与拓本，从而让一幅作品在岁月中完成接力，永不消失；木构建筑可能抵御不了岁月的风雨，但中国人掌握了营造的方法（以宋代李诫《营造法式》为代表），让一座消失的建筑，很容易就

可以重建。中国人因此找到了超越死亡和毁灭的方法，从而创造了真正的永恒。中国人珍视自己的文化遗产，但不仅仅珍视有形的遗产，更看重无形的遗产，那就是思想、智慧与方法。在中国人看来，真正永恒的并不是物质，而是精神。正是中国人的思想、智慧与方法，让文明不朽。

那一天我们讲得投入，意大利的师生们听得兴味盎然。讲座结束后，所有人聚集在大教堂窗外的大阳台上，热烈地讨论着，久久不肯离去。我们的讲述，让他们对古老的中华文化更加向往。如诗如画的城市，唤醒了我们奔跑的欲望。我对伯艾丽教授说，我们每天都在罗马跑步。其实自到达布达佩斯第一天起，我和敬泽就开始跑步。在布达佩斯，美丽的多瑙河从城市的中央穿过，大河两岸，耸立着那么多古老的建筑，有教堂，有城堡，有国会大厦，让人意识时间在累积。在这里，时间并不是逝水，一去而不复返，时间更像是石头，在岁月里沉淀下来，变成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建筑，河水可以照鉴它们的倒影，却不能把它们冲走。不管每天活动回来多晚，我和敬泽都要沿着多瑙河跑步，波光闪烁的河面，竟同时唤醒了我们的少年记忆——我们都想起了少年时看过的电影《多瑙河之波》《多瑙河三角洲的警报》。一条壮丽的河流，把我们带回各自的少年时代，2023年深秋的匈牙利与上世纪80年代之初的中国，天差地远的时空，也因此产生了不可思议的串联。我想这就是意识流吧——流动的河水，给我们带来流动的思绪，像我们奔跑的脚步一样飘忽不定。但时间并没有被流水带走，相反，被流水带了回来，让少年时的我，与人到中年的我，在多瑙河的桥头相遇。

在布达佩斯，有8座大桥飞架在多瑙河上。离我们住的酒店最近的，是伊丽莎白桥。这位伊丽莎白，就是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阿玛莉亚·欧根尼，也就是著名的茜茜公主。我们从酒店跑到伊丽莎白桥，再沿着滨河大道，经过塞切尼链桥，到国会大厦折返，再一路跑回酒店。

除了与多瑙河相关的两部电影，我还想到，中国与西方的建筑固然差别巨大，桥却都是异曲同工，有木桥，有石桥，到工业时代以后又有了铁桥。我没有研究过桥梁史，不知道世界上最早的桥诞生在东方还是西方，桥的形制却大同小异。后查资料，才知道古巴比伦王国在公元前1800年建造了多跨的木桥，中国则早在周代就已建有梁桥和浮桥，比如在公元前1134年左右，西周王朝就在渭水之上架建起了浮桥。在文化交流并不便利的古代，互相借鉴的可能性很小，这表明人类的思维具有某种趋同性，只不过这种趋同性被纷繁的文化表象掩盖了。在有些时候，文化的差异性被夸大了，共性反而遭到了遮蔽。

在法兰克福书展，我见到了从北京赶来的很多老友，他乡遇故知，别有亲切感。我们一起见证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扬帆计划”之“中国文学世界行”的启动仪式。这天晚上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中国作家之夜”是一个美好之夜、难忘之夜，我们“访欧五人组”与赶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国内诸君共襄盛举，也与汇集在法兰克福的欧洲汉学家、翻译家们济济一堂。文学是一个可以共享的世界，就像一座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在这座桥上相逢。

在法兰克福书展，我见到了从北京赶来的很多老友，他乡遇故知，别有亲切感。我们一起见证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扬帆计划”之“中国文学世界行”的启动仪式。这天晚上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中国作家之夜”是一个美好之夜、难忘之夜，我们“访欧五人组”与赶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国内诸君共襄盛举，也与汇集在法兰克福的欧洲汉学家、翻译家们济济一堂。文学是一个可以共享的世界，就像一座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在这座桥上相逢。

在法兰克福书展，我见到了从北京赶来的很多老友，他乡遇故知，别有亲切感。我们一起见证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扬帆计划”之“中国文学世界行”的启动仪式。这天晚上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中国作家之夜”是一个美好之夜、难忘之夜，我们“访欧五人组”与赶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国内诸君共襄盛举，也与汇集在法兰克福的欧洲汉学家、翻译家们济济一堂。文学是一个可以共享的世界，就像一座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在这座桥上相逢。

在法兰克福书展，我见到了从北京赶来的很多老友，他乡遇故知，别有亲切感。我们一起见证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扬帆计划”之“中国文学世界行”的启动仪式。这天晚上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中国作家之夜”是一个美好之夜、难忘之夜，我们“访欧五人组”与赶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国内诸君共襄盛举，也与汇集在法兰克福的欧洲汉学家、翻译家们济济一堂。文学是一个可以共享的世界，就像一座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在这座桥上相逢。

在法兰克福书展，我见到了从北京赶来的很多老友，他乡遇故知，别有亲切感。我们一起见证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扬帆计划”之“中国文学世界行”的启动仪式。这天晚上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中国作家之夜”是一个美好之夜、难忘之夜，我们“访欧五人组”与赶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国内诸君共襄盛举，也与汇集在法兰克福的欧洲汉学家、翻译家们济济一堂。文学是一个可以共享的世界，就像一座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在这座桥上相逢。

在法兰克福书展，我见到了从北京赶来的很多老友，他乡遇故知，别有亲切感。我们一起见证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扬帆计划”之“中国文学世界行”的启动仪式。这天晚上在法兰克福举行的“中国作家之夜”是一个美好之夜、难忘之夜，我们“访欧五人组”与赶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国内诸君共襄盛举，也与汇集在法兰克福的欧洲汉学家、翻译家们济济一堂。文学是一个可以共享的世界，就像一座桥，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都可以在这座桥上相逢。

我每天都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几篇文章，几乎不发与个人生活相关的内容。但是，碰到出国旅游是个例外。每到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都迫不及待与大家分享风土人情，会放一定数量的图片，有时是九宫格，还会配上简单扼要的说明，主要是把微信当成旅行笔记，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也为日后写作积累素材。

谁都没有料到，这手指轻轻一动的习惯，还会给我带来从天而降的喜悦。6年前，我们从多伦多出发，辗转温哥华，经过近30个小时的空中旅行，终于首次踏上了大洋洲的土地。登陆悉尼的第一个黄昏，我即兴在朋友圈上传了几张美景，无意间点燃了一场奇遇。一分钟的电话铃声，像一曲意外的号角声，将我从长途旅行的疲倦中唤醒。原来，上海的老友吴总伉俪也在悉尼度假，而且两家酒店竟在同一区域，相距20多分钟车程，离唐人街也比较近。

亲切的一声邀约，4个人当晚就相会。见面后，大伙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共进晚餐后，我们还一起沿着海边散步。由于他们对本地比较熟悉，还给了我们不少旅游贴士。俗话说，“他乡遇故知”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上海和多伦多相距一万多公里，竟然在第三国澳大利亚巧遇，那要多大的缘分啊！夜空繁星点点，人生如此奇妙，夫复何求？

最近，我们再次踏上了亚洲的土地，旅行的足迹又留下了新的奇遇。那日下午，冒着上海的丝丝寒风，重访七宝古镇。老街依然店铺林立，生意似乎比以往更兴隆。我和太太在一家店铺前等待美味的羊肉串，不经意抬头远望，仿佛看到了10米之外的熟悉人影，我往前挪动了好几步，听到了耳熟的交谈声，肯定是年过八旬的任老师！我上前轻轻叫了他一声，他愣在那里没动弹，只是呆呆地上下打量着我，空气好像也凝固了。

两三秒后，任老师终于回过神来，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激动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他是“阿拉”同乡，目下也居住在多伦多。我们还是同一个文学社团的，早已成了忘年交，常在群内交流创作心得。虽然住在同一个城市，但鲜有机会相见，



## 醉忆桂花香

戴菽曜

开着电视，在家浅酌桂花酒，偶然间看到一档四川自贡主持人的节目，正说着一对父女做桂花饼的传家手艺。这不由让我想起家乡那一棵树的桂花。

家乡那桂花，树都不成片。长在房前屋后，一棵棵独栋的桂树，茎都很高，树冠散得老开。正因它高而大，花也开得繁盛，浓郁的香气，把山里其他各种味道都压下去了。

桂花盛开的时候，正值秋收农忙。农家里头，田间地头忙活了一个白天，在桂树的杈丫子上搭个搓澡巾，伴着婆婆树影冲个凉水澡，再端张凉椅，摇着棕叶蒲扇，躺在院坝里头乘凉。这时候，初秋微热的风掠过桂树，吹来一阵接一阵扑鼻的桂花儿香。闻着那淡淡的果酒似的醇香，一天的疲倦和劳乏，顿时就消散了。就像浅醉中一种飘飞的感觉，好不舒适与惬意！

生在乡下、长在山里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感悟和欣赏桂花的。

虽说这些桂花不是成片栽种的，但肯定也不是野生的。因为它多数种在大户人家的场坝前、庭院里、渠堰旁，人们应该是看到了它美化环境的价值，只是没有开展大面积的商业开发。大山里边的人，再穷也不会挖树去卖。这一棵一棵的桂花，才能长得又高且大。

在我的记忆里，家里是没人拿桂花去做茶、做饼、泡酒啊什么的。倒是在花生炒米糖里，偶尔撒上些干桂花。嘞的一声，咬碎混合橘皮、花生的炒米糖，桂花那甘冽的香味儿伴着橘香与炒米糖的甜，好似倒一杯啤酒入肚，瞬时气体自腹间往上冒，沁入心脾的香，令人由微醺而心生喜悦。

前两年寓居江南，那一带城里的桂花树多，品种也多，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叫法也多。用桂花冲茶、泡酒，干桂花加在各式点心里，吃的花样、玩意儿也很多。这中间，印象最深的，是

平均下来一年也见不到一回。这次他回上海探亲，与朋友一同重游七宝古镇，竟然被我碰上了。茫茫的大上海，要找一个人多不容易呀，老友穿越空间偶遇，喜悦油然而生，马上合影留念。

此次旅途中的奇遇还在继续上演，似乎该轮到我的太太了。离沪10天后，日本新干线带着我们从东京抵达大阪。当天下午，我们就去逛附近的新世界商业街，里面的瞭望塔“通天阁”虽然只有103米高，但牢固的设计富有特色。其实，我们看到的是第二代通天阁，建造于1956年，由被誉为“塔博士”的内藤多仲设计，他曾设计了日本高塔“六兄弟”，包括名古屋电视塔、通天阁等。

回到酒店，已是万家灯火，太太在朋友圈分享了通天阁的美景。不一会儿，引来了她的广州中学同窗谢先生的私聊。原来，他们一家四口也正在大阪旅行，他们住在道顿堀商圈，我们住在大国町，两家酒店只有10多分钟的车程，相约3天后共进晚餐。

那晚，我们选择了一家特色餐馆，可以现场钓鱼并即刻烹饪，就在通天阁的旁边。我的太太与谢先生已有五六年未见面，也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太太，彼此都讲广东话，倍感亲切，谈笑风生。我和谢家的一对儿女忙于钓鱼，不亦乐乎，似乎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他们定居的墨尔本在大洋洲，而我们生活的多伦多在北美洲，两地相距16000多公里，竟在亚洲的大阪相见，真是有缘万里来相会。“葡萄美酒夜光杯”，今日不醉待何时？

这一系列的偶遇，让我深感旅行的魅力不仅仅在于美景佳肴，更在于那些出乎意料的惊喜。老友、同窗在异国他乡的相逢，犹如一场场热闹的喜剧。微信成为我们命运的纽带，晒出朋友圈，便有了这些美好的交集。这也让我深信，友情不受时空的限制，只需一张照片、一个留言，就能唤起多年前的记忆，重新点燃那份珍贵的情感。

或许，在下次旅途中，我们仍能够因微信而偶遇更多老友，激发出更多惊喜。在互联网连接世界的时代，友谊的火花可以在任何陌生的土地上进发，只要我们敞开心扉，用心感受和享受旅途的每一刻。

孙博（加拿大）

## 家乡的奶茶

哈森高娃

在我的家乡，遍布着各种奶茶馆，因为蒙古族人的生活自古以来就是与奶茶相伴的。每到清晨奶茶飘香，有在家中亲手熬制奶茶的，有约三五朋友到奶茶馆喝茶聊天的。此时奶茶馆里好不热闹，大家都在开心地喝着奶茶，迎接新一天的到来。你来到奶茶馆也便走入了蒙古族人的生活，服务人员穿着色彩缤纷的蒙古袍热情地招待客人。墙面上挂着各种蒙古饰品，有蒙古刀、蒙古皮画等。那些蒙古饰品是在民间搜集来的，经过时间打磨，充盈了历史的厚重感，让人爱不释手。想象着姑娘穿上蒙古盛装，戴上这些环佩叮当，一定好漂亮，像在草原上从飘着奶茶香的蒙古毡房里走出来。

在奶茶馆里，新老朋友拥壶而坐，一面细细品尝令人怡情清心的奶茶，品尝富有蒙

古族特色的炒米、奶豆腐、奶油、奶皮子、黄油、牛肉干、果条和各式酸味小菜，一面谈心，论世事，享受这人间美食和浓浓的情谊。有时还会遇到来自民间的蒙古族乐队和歌手客串演出，一边品茶一边欣赏蒙古族悠远的长调，真是神仙般逍遥。

当然，你在这里还可见到美丽的蒙古族姑娘，蒙古族姑娘性格直爽热情、能歌善舞，让人感到如奶茶般温暖，宾至如归。蒙古奶茶也叫蒙古茶，是蒙古族牧民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奶茶所用的茶叶是青砖茶。砖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单宁、蛋白质、酸、芳香油等人体必需的营养成分。在牧区有一句俗话说：“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确，蒙古族牧民的一天就是从喝奶茶的清晨开始的。



蒙古奶茶分为锅茶和壶茶。锅茶的熬制方法并不复杂，先放少许黄油，待黄油烧热后放入适量炒米翻炒，等香味飘出即倒入配适当的牛奶和水烧开，将捣碎的青砖茶放入锅中煮，煮到茶水较浓时，用漏勺捞去茶叶之后，再继续熬煮片刻，并边熬边用勺扬茶水，待其有所浓缩之后，再加入适量的水用勺扬至茶乳交融，再次开锅放入奶皮子，即成为馥郁芬芳的奶茶了。在内蒙古一些地方还保留着熬制奶茶时放入些许羊肉的习惯，那是在在蒙古族的游牧岁月里，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大草原上，高能量的牛羊肉能抵御寒冷。

奶茶在不知不觉中已浸润到蒙古族人的生命里，温暖着我们的生活，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会带上一缕奶茶香，将奶茶也放入我们的行囊。